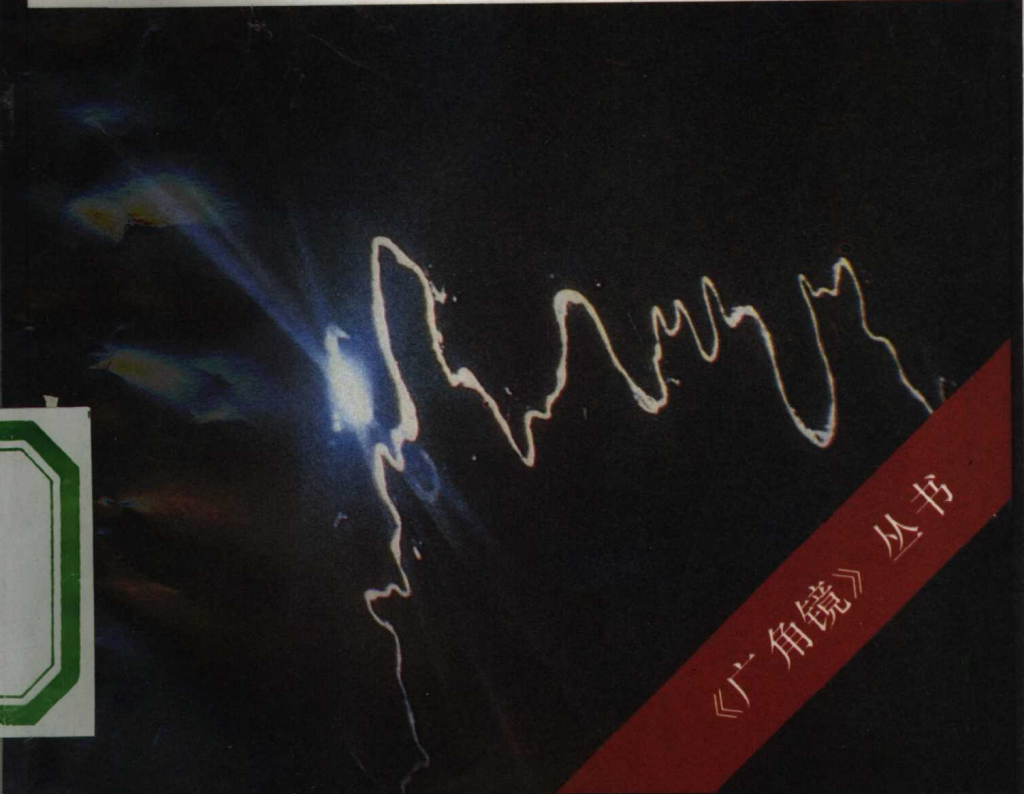


股票风潮动

王 东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广角镜》丛书

《广角镜》丛书

股票风潮动

王东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 新208号

《广角镜》丛书编委会

主 编：姚 望 王海平
常务副主编：鲁 勇
副 主 编：肖 培 张效廉 张成水
编 委：佟丽鹃 古越仁 杨小平
郭宏滨 田科武 张学军

《广角镜》丛书 股票风潮动

著 者	王 东		
出版发行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原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105号（邮政编码100037）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数	0,001—8,000册
字 数	160千字	印 张	8.125
版 本	1993年10月 第1版		
	1993年10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39-073-2/G·67		
定 价	5.90 元		

不仅仅写给青年...

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伴随着经济建设速度的提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大踏步地向前发展。

全社会:

——思想认识大飞跃,社会观念大更新,“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凝聚人们奋进开拓的思想旗帜;

全社会:

——对内对外大开放,第三产业大开发,经营机制大转换,挺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进军正在全面展开。

全方位的历史变革遍及社会各行各业,多视角的观念更新走入千家万户。我们置身于这开拓的时代,我们创造在跨世纪的新时期。

社会的发展需要人们自觉的投入,社会的前行更需要人们沿着健康的轨道大胆开拓。当我们为今日中国创举之辉煌而高歌,为时代奋进而再接再厉之时,我们也坦诚地看到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林林总总既有积极向上、催人奋发的主流大势,也有白碧微痕、不尽人意的潜流小曲。正像怒吼奔腾的江河水,既冲洗着河床、荡涤着污泥河垢,有时也将岸边的禾苗、树木冲毁...

《广角镜》丛书正是面对社会这一现实,为处在变革时

期的人们提供看待社会的各个方面而编发的。本丛书力求展示给人们变革发展时期社会的青春风采，也力求揭示各种碍于我们目标实现的现象警醒人们。本丛书的各位作者都是长期从事新闻工作、颇有建树的新闻工作者，希望它们的努力为您提供把握现实的新视角。如果《广角镜》丛书能对社会的健康发展起到有益的作用，那将是我们的最大心愿。

由于社会发展变化较快，加之我们认识社会的水平有限，书中如有不正确的地方敬请读者指正。

《广角镜》丛书编委会

1993年3月

引 子

我最早听说“股票”这个名词，大约是在中国刚经历完一场人类文明史上的浩劫，准备进行或已经开始进行一场“第二次革命”的时候。那时每天晚上7点钟准时开始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偶尔会出现一组这样的镜头：密密麻麻的电脑、无数个大小不一的转台、挂在大墙上的电子显示屏、跳动的数字；遍地狼藉，纸片飞舞，人们脸上的神情，或沮丧，或焦急，甚至是绝望，伴着解说员的画外音：“美国股票交易所昨天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又下降了多少多少，恒生指数如何如何……”后来，从被称为“旧中国经济的教科书——《子夜》”中，我又补充进了少许对股票的认识，但那也只是股票让赵伯韬大发横财，叫吴荪甫倾家荡产，使冯云卿一命归西……那时，股票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资本主义腐朽的象征，是资本家剥削工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手段。我想那时的中国人，对股票的认识及知识也就是这些（当然其中不包括那些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员）。

进入80年代中后期，我们开始更多更直接地从我们自己的新闻媒介中接触这个“资本主义的宠儿”了。中国要改革、要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必然需要一条宽阔的融资渠道、一把与国际金融界惯例接轨的钥匙。对国家来说，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不发达，在当今信息周转便捷、资金流通迅速的国际大家庭中，不但妨碍

有关国家吸收外资的步伐，而且还会造成阻挡不住的资本流出。对发行股票的企业来说，可以通过股票的发行，获得一笔可观的创业或运营资金，并可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永久地周转使用；而对投资者来说，股票的魅力并不在于能取得多少利息，而是通过买卖，可以“魔术”般地变化更多也可能是惊人的收益，让有限的资金活化、增值。

股票，开始时是羞羞答答地走进我们生活的。但是，很快地，它就逼着许许多多的人去不眨眼地注意它。股票，不再需要羞涩。

1990年12月19日，曾经是中国、而且也是远东地区的金融中心的上海，沉寂了40年后，外滩附近的浦江饭店门前车水马龙，人如潮涌。上午9点30分，随着清亮悦耳的一记锣响，酝酿已久的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隆重开业。

而此时距上海发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张股票却已有6年之久。深圳经济特区股票市场从总上市量2.7亿人民币猛涨到最高点72亿人民币市值，“一朝暴涨”成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甚至几千万元的超级巨富的“特区人”已不计其数。股市狂潮的冲击震荡了深圳的每一个角落，就连当地政府的新闻发言人，面对波涛汹涌的股市大潮，也不得不叹息连声地承认：深圳真是有如“全民玩股票了”……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股票开始改变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开始改变我们的生活。股票热，一热再热，从理论热到实践，从专家热到股民，从沿海热到内地，从南到北，开始经受一场前所未有的股票热潮的冲击。

已经过了几十年苦日子的中国人，似乎一夜之间变得迫

不及待，焦急地把全身的神经全扩到一根筋上——股票。无论是同事、朋友、恋人还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终于有了一个共同的话题——股票！不管你一向以“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自勉；还是家中老小四季吃穿不愁，正向绝大多数人一样再过七八年才能向小康家庭迈进；或者已成为“私车族”的一员并且已是别人认可的“大款”；抑或你现在每月除了吃喝拉撒睡外，工资所剩无几；只要一谈起股票便两眼发直，好象股票就是天上掉的馅饼，而且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各类股票知识讲座、研究讨论班纷纷开办，尽管谁都明白，这只是有些人凭借仅有的一点股票知识“曲线救国”，但人们仍趋之若鹜，没有哪一场不是爆满；数百元一套的股票知识录像带，摆在柜台上根本不用吆喝即被人们一抢而光；各种介绍股票知识的书籍更是大行其道，一印再印，供不应求，让近年来一直不景气的出版业和书刊市场乐颠乐颠的……

对于一个饱受贫困文化困扰的古老民族，股票，无异于一个现代的“芝麻开门”般的神话，有着神秘的诱惑力！

街头巷尾，深圳人、上海人炒股票大发横财的趣闻轶事为越来越多的人津津乐道地传播。

股民云集。据说，深圳，每5个人中间就有一人是证券投资者；千万余人的上海，股民竟达30万之众。深圳人形象地用顺口溜比喻当地的股民：“一两万，穷光蛋；十万二十万一串串，一两百元到处转”；上海有些报刊刚登出“上海有个杨百万……”上海人便纷纷叫板：“杨百万算老几！”……岂止是这些投资者，就是替人排队买股票，买购股证而成为几十万元户的也大有人在。

如同今年年初风靡神州的呼拉圈一样，股票这玩艺儿也

开始席卷中国。

今年5月，重庆发售不能上市股票的认购证，30万张认购证以每张5元的价格被素以吃麻辣烫而闻名的山城人抢购一空！水泄不通的人行道上，市民公开进行认购证交易，一张未中签的认购证，黑市价达300多元，中签的证更高达1500元。

在“无战争”的北京，关于今年要开办股市的传闻折磨着首都人。直到《中国青年报》以“独家新闻”报道：“北京人对股市盼得脸绿眼红，可惜无此福份”。没关系，神通广大的预备股民拎起密码箱直奔“首都的东大门——天津”传说在那里已有近20家公司发行了股票，无此实力的人们也磨刀霍霍，准备俟机搏杀。

在郑州、在武汉、在沈阳……

天津市市长聂壁初专程赴京游说：天津具有别的城市没有的基础，可以设立证券交易中心……湖北省副省长李大强在今年人代会期间，殷殷切切地陈列在九省通衢的武汉开设证券交易中心的有利条件……

福建、海南、辽宁……一边游说，一边时不我待，将交易中心的牌子升起来。

天津急了，干脆升起个更大的牌子“北方证券交易中心”。广州更是以特有的机灵放出风来：如果本市建立证券交易所的计划被迫搁浅，将考虑股票直接去香港上市。

股票是什么？已经靠它发了财的人说它是“印钞机”。形象地说，你若将一万元投入股市，换成一张张股票，也许就在一夜之间，你手头的股票值就可达到几万、几十万甚至百万。有人把它比喻为赌博，下海股市，就意味着你走上赌博台桌，你也许会因此暴富，也有可能输得精光。还有人把它

形容为恶魔，它无论是在新旧社会的上海滩还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股市暴跌而跳楼上吊的事时有发生。尽管人们对股票的看法各异，但在今天的中国，大家对股票的认识却趋于一致：股票买卖确实是高风险投资，然而，在现行的情况下，却的确风险很少，几近于无。因为，我们现在上市的股票大多是经过严格甄别的国营大型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的股票，安全系数尽在无恙之中。有的股民悠然认为：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本来不应该是这样。

股票就是股票！

两年前，深圳人为抢购新股，60万人露宿街头，把港人惊得“大跌眼镜”。《信报》载文说：刚刚敞开的股市大门吸纳了成千上万梦想发财的中国人，对于投资意识旺盛、投资渠道又少得可怜的国人来说，股票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因而使得股市小路过分拥挤，造成“盆地效应”。此种状况若不能改善，持续升温的热浪很可能给发育尚不成熟的股市埋下一颗炸弹。

中国的股市会“爆炸”么？

面对疯癫入市，愈卷愈多的股民，政府和专家频频发出警告：小心狼来了！可是喊来喊去的结果，政府和专家反倒成了喊“狼来了”的撒谎的孩子。是啊，狼在哪儿？上海股民戏谑地自嘲：我们就是“狼”，“羊”是股票，来多少吃多少。

除非发生股市崩溃，否则中国股民将不可遏止的冲向股市。

这是本世纪末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大奇观。

目 录

引子

- | | |
|---------|----------------|
| (1) | 一、历史与现实 |
| (7) | 二、大梦初觉 |
| (17) | 三、悄然起步 |
| (28) | 四、真正时刻 |
| (38) | 五、冲天“牛气” |
| (51) | 六、“狼来了” |
| (68) | 七、股海风景线 |
| (88) | 八、“要发财就得豁出去！” |
| (109) | 九、几家欢喜几家愁 |
| (125) | 十、从平民到百万富翁 |
| (145) | 十一、股民富豪众生相 |
| (162) | 十二、又一个折磨人的童话 |
| (175) | 十三、殉葬者 |
| (184) | 十四、中国法庭将面对股票官司 |
| (196) | 十五、沈阳大预演 |
| (206) | 十六、打开潘多拉盒子 |
| (221) | 十七、“8·10”冲击波 |
| (234) | 十八、第三证券交易所建所之争 |
| (242) | 十九、你准备好了吗 |

历史与现实

据传公元16世纪末叶或者还要晚一些荷兰的冒险家们——一群胆大妄为、铤而走险的家伙，组织商船队，想把纺织品运销国外，再用赚回的钱买进印度香料运回国来卖，如此可赚很大一笔钱。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商业战略，但危险性很大。买船和雇海员需要很大一笔资金，加之当时海盗出没大洋，凶残如鲨鱼；大洋风暴卷起的巨浪，会轻巧地击沉木帆船。踌躇之际，不知哪位聪明绝顶的家伙想出一个募集巨资和分散风险的主意，遂于1602年创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全国筹集资本650万荷兰盾，董事名单开列了60名。世界第一家股份公司就这样诞生了。它的股份形式和风险意识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在敲开中国大门和粉碎马克思所说的中国人腐朽的天朝梦的过程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从1602年到161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往来于欧洲和印度之间共12次，每次航行都为它的股东带来丰厚的利润，于是便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加入这一商业冒险。到1617年，它的大小股东已达到954人，股本总额高达162040荷兰盾。

一百多年后，一位犹太人说，这种“把一切权力变成货

币的权力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因为它产生了较以往任何权力更为公正的资产分配方式——资本分配方式。

这位智慧的犹太人就是卡尔·马克思。

1850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股份经济、股份公司在整个资本主义文明崛起、及对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推进作用时，十分“简明扼要”地写道：

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在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可以修建铁路的话，那么恐怕是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正是如此，股份公司一诞生就表现出强旺的生命力，迅速风行欧美各国。如今，全球各地——大约只有个别国家是例外——绝大多数企业都采用了股份制。

如果我们翻阅一下史册，便会发现，早在1870年前后，上海滩便出现了买卖外商股票的经纪人。

1873年，经李鸿章筹办，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华轮船招商总局”。这是由中国人兴办并发行股票的企业。李鸿章的举措，是为了筹集资金，发展中国的造船业和海军。

1914年，在上海经营外商股票的经纪人组织了上海股份公司，它是中国首家外商经营的证券交易所。

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法规出台是在1914年12月29日，是北洋政府颁布的。

这以后，北京、上海、天津相继成立了证券交易所。当时，连年不断的内战使广大农村和中小城镇惨遭破坏，社会资金流向大城市，而投资的正当门路又很少，所以这些资金不期而遇地集中到证券投机上来。北洋政府在1912年开始到1921年的9年间发行国内公债3亿多元，大大缓解了北洋政府的财政危机。

北洋政府的这一成功之举，被很多窥视中国政坛的人杰枭雄所注意，至少孙中山、蒋介石悟出了证券交易的玄妙。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回到国内，立即派人³在上海筹建综合性的交易所，以筹措革命经费。到1917年批准经营证券时，国内政局动荡，孙中山离沪去广州组建革命政府，受到北洋政府的通缉，并被取消了上海交易所发起人的资格。

正是这个流产的交易所，牵出了一代枭雄蒋介石的早年经历。他于数年后，秉承孙中山旨意，钻进了戴季陶、张静江办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始了政治发迹的第一步。他看准时机，为国民党赚进了一笔可观的活动经费，个人也狠狠捞了一大把。

然而，天性嗜赌又极贪婪的蒋介石难免有失手的时候。他在股市风光了一阵子后，终于惨败于“信交风潮”中。其时是1921年冬天。

背了一屁股债的蒋介石南下广东，他开始盯住了孙中山，开始了他下一轮的豪赌。赌注——中国！

如果说孙中山为证券市场赚了好名声，蒋介石却为证券市场抹了层黑。日后历史学家在透视这位一代中国枭雄的反革命投机行为时，总喜欢用他这段经纪人的生涯做注脚，好像中国冒出个蒋介石，全是证券市场的罪孽。这多少有点冤枉了证券市场。

尽管如此，上海滩上的证券交易市场还是在摇摆动荡中一步步走向成熟。至抗战胜利前夜的1945年4月，上海投资市场已经处于疯狂状态，股价高低起伏，动人心魄，有的甚至达到年初时的4000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股票交易既取缔不了，又禁止不住，便转而允许建立证券交易所，以图控制和利用证券市场。杜月笙就曾担任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筹委会主任委员。

由于它吸收了西方证券交易方面的一些经验，组织管理、交易业都比较完善，因而大受欢迎。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证券以及证券交易又被我们当做有害于社会的“瘤”而被痛快利索地割舍了！

我们来看看当时查封的情景吧：

经中共中央批准，华东局决定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

“1949年6月10日上午8时，上海市公安局200余名便衣公安干警，分散进入证券大楼。10时整，华东警卫旅一个营的兵力对大楼实行军事包围，与此同时，上海1万2千余名工人，学生在证券大楼外封锁交通。从上午10时到午夜12时，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证券交易所内各处，当场扣押了238名贩子送市人民法院看守羁押外，其余人员陆续放回。

“这次行动一举捣毁了号称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

这是记在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海之最》上的一段历史。

这是一段不该忘记的历史。

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他的4亿拥护者为旧中国送葬。商行、钱庄、当铺包括妓女、血吸虫什么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大扫帚无孔不入，革命者的理想境界，是同旧有的一切彻底决裂，重新构建一个崭新的新社会。当股份制经济被剪除之后，作为股份制经济的分泌物——股票也从此销声匿迹。

从此证券交易所成了罪孽深重的地方。报纸新闻偶尔披露一则西万国家的“股灾”，附缀谁谁跳楼，谁谁自杀，谁谁倾家荡产。消息无疑是真实的，可你总能读出一点幸灾乐祸的味道。

政治的封闭是可怕的。事实上，股份制经济经过数百年的丰富和完善，已经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驻足，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模式。而股票，这个身兼天使，魔鬼的神秘混合物，已经在短短百年中变得和硬通货一样，其交易正在成为人类不可缺少的一种富有诱惑力和刺激性的经济搏击方式。

诞生于1792年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至今雄居世界第一位。它经历了1929年10月24日的股市特大风潮。那一次，暴跌的股票酿成全国性金融危机，破产的银行达9000余家，占当时银行总数的半数。时过58年——1987年10月19日，这个被称为“黑色星期一”的日子又一次给交易所带来灾难性厄运。这一天，道·琼斯股价平均下跌了508点，一天的跌幅为22.6%，创交易所历史最高纪录。一时间，伦敦、巴黎、法兰克福、东京等世界级的证券交易所股份随之猛跌，世界经济崩溃的阴霾一时笼罩西方国家上空。可是，深受股灾之害的人们只是迁怒于政府，绝少有人诅咒股票和股市。危机过后，华尔街11号那座古希腊式的交易所大楼，依然保持古老的运行秩序。鬼知道，200年中，证券市场为美丽坚合众国吸纳了多少资金？创下了多少惊人的税收？成就了多少美国人的发财梦？目前，美国大约有5千万人拥有股票。如果说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是美国经济繁荣的诀窍之一，那么，美国近年广泛推行的职工持股计划已经远不止这个意义了。

进入80年代，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股票市场正在成为国际投资界瞩目的“新兴市场”。1980年底，世界各地的32个新兴市场的资本总值仅为861亿美元。到1990年底，这些新兴市场作为总体的市场资本猛增到4700亿美元，是十年前的5倍多。其中台湾以1010亿美元的资本总值，名列世界第一，超过了瑞典、比利时等发达国家。

台湾世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林衡辉总经理名片的背面写着“股市致富，快人一步”。平实而浅白的宣传，多少带着广告的意思。但在听了他介绍台湾证券市场发展情况后，“股市致富，快人一步”大概就不会被人认为是虚妄之言，至少对社会是这样。

台湾证券市场起步于1953年。当我们将股市、股票扫地出门时，蒋介石——据说这位“总统”先生对证券业怀有特殊的感情，对早年投身证券市场的生涯感念不忘——把大陆的证券业搬去了海岛，并派出专家先后到日本、美国学习证券业务。1983年8月，台湾成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4家公司，都发行了自己的基金。一时间日本、美国、英国和香港的海外证券商纷纷投入，到1991年，外资汇入台湾股市已超过3亿美元。对这个弹丸之地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可观的财富。尝到了甜头的台湾人，目前正抓紧修改有关法令，吸引海外投资者，以筹措大规模的资金，促使经济再度腾飞。

当今世界，股份经济和股票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青睐。从欧共体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到亚太经济圈的“四小龙”，从东欧的匈牙利到中东的石油输出国，都在启动股票市场。那些渴望创造政绩的政府首脑们，无不睁大双眼盯着股市，希望神奇的股票带来经济振兴的福音。

这个滚动喧嚣的国际股市大潮也终于有一天让大陆中国人耐不住寂寞了。